

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and Other Stories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詹森 译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and Other Stories
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詹森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2015·沈阳

© 海明威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 (美) 海明威著; 詹森译. — 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15.7

ISBN 978-7-5470-3577-1

I . ①乞… II . ①海… ②詹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美国 - 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6406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9

出版时间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 利

封面设计: 展 志

版式设计: 展 志

ISBN 978-7-5470-3577-1

定 价: 29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wanrongbook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录

- 《首辑四十九篇》序言 / 1
- 乞力马扎罗的雪 / 3
- 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/ 36
- 桥边的老人 / 78
- 在密歇根州北部 / 82
- 印第安人营地 / 88
- 医生夫妇 / 94
- 了却一段情 / 100
- 三天大风 / 106
- 拳击手 / 121
- 小小说 / 133
- 士兵之家 / 136
- 埃利奥特夫妇 / 146

雨中的猫 / 151
禁渔期 / 156
越野滑雪 / 165
我老爹 / 173
大双心河（之一） / 189
大双心河（之二） / 199
在异乡 / 211
白象似的群山 / 218
杀手 / 225
风暴过后 / 238
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/ 245
世界的光 / 252
你们绝不会这样 / 262
等了一整天 / 278

《首辑四十九篇》序言¹

前四篇小说是我新近写的。其余各篇按当初发表的次序排列。²

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《在密歇根州北部》，1921年写于巴黎。最近的一篇是《桥边的老人》，1938年4月从巴塞罗那通过电报发稿。

我在马德里，除了剧本《第五纵队》，还写了小说《杀手》《今天是星期五》《十个印第安人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部分章节，以及《有的和没有的》的前三分之一。马德里一向是个写作的好地方。巴黎也是。在凉爽的月份里，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也是。还有蒙大拿州库克城附近的牧场、堪萨斯城、芝加哥。还有多伦多和古巴的哈瓦那。

另外一些地方没这么好，不过也许是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自己的状态就不够好。

这个集子收有各种各样的小说。但愿你会发现若干自己喜欢的。浏览之后，撇开那些已经有了些名气而被教师收入小说选本，学生不得不买来上小说课的，以及几篇自己读来总是略

感不安，怀疑是否真的出于自己笔下，或者也许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不谈，我最喜欢的作品，要数《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》《在异乡》《白象似的群山》《你们绝不会这样》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《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》，以及未入他人法眼的《世界的光》。此外还有些自己喜欢的。因为我要是不喜欢，也就不会发表。

去你得去的地方，做你得做的事情，看你得看的东西，在这些过程中，你写作的工具用钝了，不快了。不过，我倒是情愿工具折弯变钝，从而知道得把它重新打磨，锻打整形，磨快锋刃，知道自己还有东西可写，而决不愿工具闪闪发亮却无话可说，保养良好却闲置不用。

现在需要再加砥砺了。但愿我活得足够长，好再写三部长篇小说和二十五篇短篇小说。我知道一些非常棒的故事。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1938年

注释：

1. 这是海明威为其第一部短篇小说全集写的序言。

2. 前四篇，指《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》《世界之都》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和《桥边的老人》。本书选译了《首辑四十九篇》中的二十六篇，次序依发表时间而定。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乞力马扎罗是座终年积雪的高山，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，据说是非洲最高的山。¹其西峰被马塞人²称为“Ngàje Naàì”，即上帝的殿堂。西峰附近有只死豹子，已经冻僵风干。豹子到这么高的地方来是在找什么，没人做出过解释。

“奇怪的是伤口不疼。”他说，“这时你就知道它发作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只是这股气味让我非常抱歉。它一定惹你心烦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！求你别这么说。”

“看它们，”他说，“现在是这里的景象还是气息使得它们那么做呢？”

男人躺的帆布床处于一棵含羞草树的树荫下。从这片宽大的阴影里，他向阳光耀眼的平原望去。地上有三只大鸟踞坐，样子令人生厌。空中还飞着十几只，掠过时投下迅疾移动的影子。

“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那儿飞了，”他说，“今天

是第一次有落下来的。起初我还非常用心地观察它们飞翔的姿态，以备写小说需要的时候用。现在想来真是可笑。”

“我希望你别这么想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只是说说罢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说说话就觉得轻松得多。可是我不想使你心烦。”

“你知道这不会使我心烦。”她说，“我是由于一点儿都帮不上你才弄得这么焦灼不堪的。我想，在等着飞机来的时候，咱们不妨尽可能轻松些。”

“或者等到飞机不来的时候。”

“说说我能做什么吧。总会有什么事是我能做的。”

“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锯掉，这样它就会停止坏死了，虽然我也拿不准。或者你可以朝我来一枪。你现在是个好射手了。我教你打枪了，对吧？”

“别这么说了。我给你读读书不好吗？”

“读什么？”

“书包里哪本咱们没读过的都行。”

“我听不进去。”他说，“说话是最轻松的。咱们吵架吧，吵起架来时间过得快。”

“我不吵架。我从来就不想吵架。咱们别再吵架了。不管心里有多烦。也许今天他们会乘另一辆卡车回来。也许飞机会来。”

“我不想动。”男人说，“现在转移也没什么意思，除了使你心里轻松些。”

“这是懦弱。”

“你就不能让人死得尽量舒服些，而非得责骂他吗？你骂我有什么用？”

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
“别犯傻了。我现在就快死了。不信你问问那些狗东西。”他朝那三只讨厌的大鸟踞坐的地方望去，它们光秃秃的头缩在耸起的羽毛丛中。第四只从空中一掠而下，快步奔跑，随后摆动着放缓步伐，向另几只走去。

“它们在每个营地周围都有。你没注意就是了。你要是不自暴自弃就不会死。”

“你这是从哪儿读到的？你是这么一个大傻瓜。”

“你还是想想另一个吧。”

“天哪，”他说，“这一向就是我的本行。”

他躺在那里，安静了一会儿，目光随后穿越平原上闪烁的热浪，投向灌木丛的边缘。在黄色的草原上，几只汤姆森瞪羚显得小而且白。远处看得见一群斑马，在绿色的灌木丛映衬下成了白色的。这是个宜人的营地，大树遮阴，背靠小山，水质优良。附近有一个近于干涸的水坑，早晨时沙鸡在那里飞翔。

“不要我给你读点什么吗？”她问道。她坐在他床边的帆布椅上。“来了阵微风。”

“不要，谢谢。”

“也许卡车会来。”

“我根本不关心什么卡车。”

“我关心。”

“你对我不在意的东西关心得也太多了。”

“并不太多，哈里。”

“喝点儿酒怎么样？”

“按说喝酒对你是有害的。《布莱克词典》³里说，禁绝一切酒类。你不该喝酒的。”

“莫洛！”他喊道。

“在，先生。”

“拿威士忌加苏打水来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不该喝。”她说，“我说你自暴自弃就是这个意思。书上说酒对你是有害的。我知道酒对你是有害的。”

“不。”他说，“酒对我有好处。”

于是现在它全完了，他想。于是现在他不会有机会完成它了。于是这就是它结束的方式，在为喝点儿酒而口角中结束。自从右腿开始生坏疽⁴他就没觉得疼，而恐惧也与疼痛一并消失了。他现在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倦怠和恼怒：这就是它的结束。对于这件事，现在正来临的事情，他反而无动于衷。它业已困扰他多年了，而现在它本身无足轻重。充分的倦怠可以如此轻易地导致漠然，也够奇怪的了。

现在他永远不会写要写的东西了，它们原本是他想为了写好而留待足够了解之后再动笔的。是呀，他也无须在力图写这些东西时遭受失败了。也许永远写不出来，而这就是拖延时日，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。好了，他永远不会知道了，现在。

“但愿咱们根本没来。”女人看着他说，端着酒杯，咬着嘴唇，“在巴黎你绝不会出这种事。你一向说你喜爱巴黎。咱

们本来可以待在巴黎，或者去任何地方。我本来可以去任何地方。我说过我会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。要是你想打猎，咱们本来可以到匈牙利去打猎，还会是舒舒服服的。”

“仗着你的该死的钱。”他说。

“这么说不公平。”她说，“就像是我的一样，它一向也是你的。我撇下了一切，不管上哪儿，只要你想去我就去，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不过但愿咱们根本没来。”

“你说过你喜爱这里。”

“你没受伤的时候我说过。可现在我恨这里。我不明白怎么非得是你的腿出这种事。咱们做了什么，要让咱们出这种事？”

“我想我做的就是，起初我划破了腿，忘记上碘酒。接着根本没有在意它，因为我从不感染。接着，后来，它严重了，这时别的消毒剂又都用完，很可能就是使用弱酸苯酚水，致使微血管麻痹，从而生了坏疽。”他看着她，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指这个。”

“要是咱们能雇个好技工，而不是那个半吊子基库尤人⁵司机，他也许就会检查机油，而绝不会让卡车的轴承烧坏了。”

“我不是指这个。”

“要是你没有离开你自己圈子里的人，旧韦斯特伯里、萨拉托加和棕榈滩⁶那些该死的家伙，而跟上了我——”

“什么话，我是爱上了你。你这么说不公平。我现在爱你。我会永远爱你。你爱我吗？”

“不，”男人说，“我不这么想。我从没这么想过。”

“哈里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昏了头了。”

“没有，我没头可昏。”

“别喝那个啦，”她说，“亲爱的，求你别喝那个啦。凡是做得到的事咱们就得做。”

“你做吧。”他说，“我累了。”

现在，在他的脑海里，他看见卡拉加奇⁷的一个火车站。他正背着背包站着。现在是辛普朗—东方列车⁸的前灯划破了黑暗。当时，在撤退以后，他正要离开开雷斯⁹。这是他留待以后写的场景之一。还有一段情景为，早晨，吃早餐的时候，向窗外望去，见到保加利亚境内群山上的积雪，南森¹⁰的秘书问南森：那是不是雪？老人望着群山说：不，那不是雪。还没到下雪的时候。秘书于是把老人的话复述给其他姑娘：不是，你们看。那不是雪。她们也都说：那不是雪，我们弄错了。然而那其实就是雪，南森提出人口交换时把她们送进了冰天雪地。那年冬天她们在雪中跋涉至死。

那年，圣诞节那一周，在高尔塔尔山谷¹¹，雪也下个不停。那年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，方形的大瓷火炉占了半间屋。他们睡在以山毛榉树叶填充的垫子上。这时那个逃兵来了，血淋淋的双脚踩在雪地里。他说警察随后就到。他们于是给了他羊毛袜，并且缠住宪兵说话，直到足迹被雪掩盖。

在施伦斯¹²，圣诞节那天，皑皑的白雪是那样晶莹，从酒吧里望去刺得眼睛疼。看得见人们都在从教堂回家。就是在那里，他们扛着沉甸甸的滑雪板走上沿河的大路，路面被雪橇磨得溜光，呈尿黄色，路边是生长着松树的陡峭冈峦。就是在那里，

他们从马德纳旅舍上面漫长的冰川一路滑雪下来，雪看起来平滑得像糕饼上的糖霜，溅起时轻盈得像粉末。他记得那次无声的滑行，速度之快，使人如鸟一般从天而降。

那次，暴风雪期间，他们被困在马德纳旅舍一个星期。他们就着马灯光，在劈柴的烟气中打牌。伦特先生输得越多，赌注也下得越大。最后输得精光。所有的东西，滑雪学校的钱、冬季的全部收益，直至自己的资金。他看得到伦特先生伸着长鼻子，抓起牌，然后翻开：“不看¹³。”那时候总是赌博。不下雪的时候赌，雪下得太多时还是赌。他思索着这辈子消磨在赌博上的全部时间。

可是这些他连一行字都没有写。还有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圣诞节，平原远方显现了群山。当天巴克驾机飞越了战线，去轰炸运送休假奥地利军官的火车。当他们四散奔逃时，巴克用机枪扫射他们。他记得事后巴克走进食堂，说起这件事。记得听众如何一声不响，后来有人说：“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杂种。”

他们当时杀死的那些人，与后来跟他一起滑雪的人是相同的奥地利人，不，不是相同的人。汉斯，那年整年跟他一起滑雪的人，曾在“皇帝猎人”团服役。一起到锯木厂上面的小山谷去猎兔时，他们还谈到在帕苏比奥的战斗与向佩尔蒂卡拉和阿萨洛内的进攻，这些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写。还有蒙泰科罗纳、七合一地区、阿尔谢罗之战，也都只字未写。¹⁴

他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住过几个冬天？四个冬天。于是他记起卖狐狸的人，当时他们走进了布卢登茨，那次是去买礼物。¹⁵他记起甘醇的樱桃酒的樱桃核滋味，以及在雪壳上掠

过的雪粉流。记起唱着“嗨！嗨！罗利说！”滑雪，冲下最后一段坡道，径直陡然下降，接着转过三个弯滑过果园，出果园越过那道沟渠，登上客栈后面结冰的大路。记得用滑雪杖敲开滑雪板卡子，蹬掉滑雪板，把它们靠到客栈的木墙上。灯光透过窗户。窗内，在劈柴烟味和新酿酒香的温暖氛围中，人们拉着手风琴。

“咱们在巴黎住哪儿来着？”他问女人，女人正坐在他身边一把帆布椅里，现在，在非洲。

“在克里永旅馆¹⁶。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咱们总是住在那儿。”

“不，不总是。”

“在那儿和圣热尔曼的亨利四世旅馆都住过。你说过你爱那里。”

“爱就是个粪堆，”哈里说，“而我就是一只站到上面啼叫的公鸡。”

“你要是得离开人世，”她说，“是不是绝对需要把留下的一切都斩尽杀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得把一切都带走？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马、你的妻子都杀死，把马鞍和盔甲都烧掉？”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你那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。我的斯威夫特和阿穆尔¹⁷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说了。我不想伤害你。”

“现在有点儿晚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继续伤害你。这更有意思。我真正喜欢跟你一起干的唯一的事，我现在不能干了。”

“不，这不对。你喜欢干很多事，而且你想干的每样事我也都干了。”

“啊，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别吹嘘了，行吗？”

他看着她，见她在哭泣。

“听着，”他说，“你以为我这样说开心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这样说。我想，这是要用毁灭来使自己活着。咱们开始聊天时我还是好好的。我没故意找碴吵架，而现在我疯癫得像傻瓜，对你也狠心到家了。别理我，亲爱的，我说什么你都别理。我爱你，真的。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从没像爱你这样爱过别的任何人。”

他顺口说出了自己用于混饭吃的那套惯常的谎言。

“你对我真好。”

“你这个坏娘儿们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个有钱的坏娘儿们。这是诗。现在我浑身都是诗。腐烂和诗。腐烂的诗。”

“别说了。哈里，为什么你现在非得变成魔鬼？”

“我不愿留下任何东西，”男人说，“我不愿意在身后留下东西。”

现在是傍晚，他刚才睡着了。太阳已经落山，平原上一片阴影。一些小动物在营地附近觅食，头部匆匆起落，尾巴迅速

摆动。他观察到现在它们远远地离开灌木丛。那几只大鸟不再待在地上等候，都闷闷地栖息在一棵树上。它们的同伙还有很多。他的贴身仆人正站在床边。

“夫人打猎去了，”仆人说，“先生想要什么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她打猎去了，想弄一点兽肉。知道他喜欢看打猎，她走得远远的，以免扰乱他视野内的这一小片平原。她总是考虑周到，他想。只要是她知道的，或是读到了的，或是听说了的。

他到她身边的时候，他已经完蛋了，这不是她的过错。女人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都是凭空杜撰，怎么能知道你说话不过是出于习惯，是贪图安逸？自从说话不再算数之后，他以谎言对待女人，比他以往对她们说真话更见效。

与其说他撒谎，莫如说他没有真话可讲。他有过自己的生活，但它完结了。随后他再度过活，跟不同的人 and 更多的钱，在同一些地方中最好的地方，以及一些新的地方。

你不让自己思想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你的五脏六腑完好，所以你不曾那样垮下来，像他们大多数人那样垮下来。而你抱定态度，自己既然现已无法再做，也就不复关心一向所做的工作了。然而，在你心里，你说自己会写这些人，写这些非常富有的人；你说自己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们，而只是他们国度里的一个间谍；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，并且写这个国度，而且是仅有的一次由一个了解这个国度的人来写它。可是他永远不会写它了，因为每天都不动笔，耽于安逸，充当自己所鄙视的人物，从而消磨了才干，松懈了工作的意愿，最后，他完全不做工作了。